

冰
島
漁
夫

冰島漁夫小引

本書的作者 Pierre Loti，在中國已不算完全陌生的名字，好幾年來，徐霞村先生便譯過他的 *Madame Chrysanthème*（菊子夫人）。

Pierre Loti 原名 Julien Viaud，以一八五〇年誕生於法國西北部的一個小海港 Lorient，而在另一海港 Rochefort 度過他的童年。他的先人也多以航海爲業。Loti 可說是生來便與海有緣的。

Loti 小時過着非常嬌養的生活，他聰明而多空想，尤其是眼前的海，那一碧無際，終日澎湃的海，給了他以恐怖，神祕，寂寞，淒涼之感，並引起他對於夢的不可思議的世界的追求。

雖有家庭的反對，但他隨後終於作了海軍軍官，挾着徬徨不安的靈魂，開始無盡的飄泊。

在海上，他雖像藝術家似的享受着各地不同的美麗的景物，但同時却痛切地感到世事無常，死的念頭時時縈繞他的腦中。在這種心情底下產生的他的作品，一面有着強烈的異國情調，一面還含着濃厚的厭世思想。據他自己告白，他寫作的最大理由是要固定他是飄忽的印象，並將他的生命的最好部份從虛無中奪取下來。實際，Loti 的大部分作品都可說是他的自傳和日記。他的小說大都缺乏真實的動作，嚴密的組織，可是那種永遠變化着的結構，却在我們眼前展露出許多輕快而又儼有暗示的圖畫。我們不單從這種作品得着種種新鮮的印象，並還在這些印象裏面感到某種不可見的力。因此，Loti 在近代文學中，不僅是所謂「異國情調」的代表作者，並還是一個偉大的 impressionniste。

冰島漁夫（*Pêcheurs d'Islande*）是一八八六年當他三十六歲時出版的。在這以前，他已有過 *Aziyade*，*Karaku*，*Le roman d'un spahi*，*Le mariage de Loti*，*Fleurs d'ennui*，*mon père Yves* 等許多著作，所以冰島漁夫可以算得 Loti 藝術和思想最成熟

時的產物。並且冰島漁夫和Lof的其他著作不同的是：這不是作者的自傳和日記，而是一本注重情節的，客觀描寫的真的小說。這裏面有着以生命來爭取生活的壯烈的戰鬥，有着青年男女的天真的戀情，有着被命運壓壞了的婦女的悲歎。故事展開的地方也變化不定，忽而在愁雲慘霧的北極，忽而在炎暑逼人的熱帶，忽而又回到了荒涼冷落的北法蘭西的海岸。

但讀冰島漁夫時，使人最受感動的還是海，那偉大而又神祕的海。Lof在這裏把他從小所見到的海，最具體且最明瞭地人格化了。古今來描寫海洋的作家雖多，但像Lof一樣把海描寫得這麼雄奇，這麼瑰麗，而又這麼飄渺不可捉摸的，實在沒有第二個。Lof筆下的海，簡直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人們明明知道它是吞噬人的怪物，但還像飛蛾撲火似的投在它的懷中。在這一點，後來愛爾蘭的劇作家約翰沁孤（John Synge 1871—1909）的名作到海去的騎者（Riders to the Seas 1904）似乎很受了冰島漁夫的影響。Synge作中那瞠着自己的兒子一個一個被海奪去的老婦人，不是和冰島漁夫中的Grand'mère Youn有着類似的命運嗎？

Lof的筆調本來以輕快，細膩見稱，而冰島漁夫的文章尤其饒有繪畫與音樂的魅力。這樣的書，要譯得像樣，實在不是易事。我這譯本，祇求少有重大的錯誤，漂亮二字自然是完全談不到的。但倘有細心的讀者，仍能從這樣拙劣的譯本中，找到一點新鮮的東西，那真是譯者最大的安慰了。

冰島漁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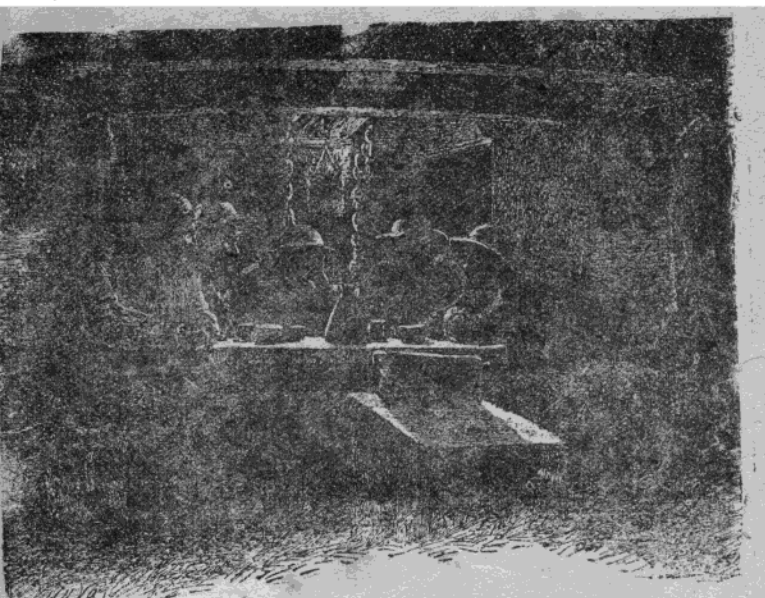
第一部

他們總共五個人，都有着非常橫闊的肩膀，在那陰暗的聞得到鹽水和海的氣味的房間裏，憑着桌子喝酒。那對於他們的身材實在太矮的住室，一端細小起來，同挖空的大海鷗的肚子一樣；這住室以一種引起睡眠的悠徐、微弱地擺動着，同時發出一種單調的嘆息。

外面，該是海與夜，但從裏面却什麼也看不出來；開在室頂的唯一的出口，用木蓋關閉了，照亮他們的是一盞搖來幌去的舊掛燈。

爐子裏燒着火；他們的潮濕的衣服給火烘着，發散出一些和他們的旱煙的煙混合起來的蒸汽。

他們那粗笨的桌子佔據着他們所有的住處；桌子的大小恰如其地，周圍祇剩下僅少的空隙，讓人把身子溜進去。坐在一些貼着橡樹板壁安放着的長箱上面。望頂橫着幾條巨大的梁木，差不多觸着他們的腦袋；而在他們背後，一些像用厚木挖成的小牀，彷彿安置死人的墳穴一樣坦露在那裏。這一切的木板都粗糙而且黯淡，浸有濕氣和鹽；並且都用舊了，都被他們的手掌擦得



發光了。

他們各人用碗喝了一些葡萄酒和蘋果酒，因此生活的快樂浮上了那些直爽而又誠實的臉孔。現在他們仍舊圍了桌子坐着，用着布勒達涅的土話談論女人和結婚的問題。

靠着頂裏面的板壁，在一個算是尊敬的地位釘着一塊木板，那上面安着一尊陶製的聖母。這些水夫的保護神是一種稍稍古舊的陶製物，且還是用着一種天真的藝術着色了的。可是陶製的人物比真的人活得長久了；因此她那塗着紅藍兩色的衣裳，在這貧陋的木屋的灰暗的環境裏，還給人一種非常新鮮的小物件的感覺。她定會不止一次的在危難的時候聽着熱烈的祈禱；她的脚下釘有兩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這五個人都一律穿着厚的藍色毛繩衣，把上身束得緊緊的，一直套進褲帶裏面；頭上則戴着一種叫作 *serotte*（這是從在我們這半球上會引起雨來的西南風取來的名字）的油布帽。

他們的年齡彼此不同。船長約莫有四十光景；其餘三個介乎二十五至三十之間。最後一個被他們叫作西爾維斯特或魯爾魯的，還祇十七歲。從身材和力氣上說，

他已是一個大人他的兩頰上長滿了黑的鬍鬚而又很曲的鬍鬚；他的眼睛。因爲地方太小的緣故，他們彼此擠得很緊的坐着，雖是這樣縮伏在他們那黑暗的住室裏，他們却像是感着一種真的幸福似的。

……外面，該是海與夜，該是黑而且深的水的無窮的悲歎。掛在壁上的一隻銅鏡指着十一點，無疑的是晚上十一點；而靠着

木板的室頂，我們可以聽到外面的雨聲。

他們彼此非常快樂的議論着這類婚姻的問題，——但却絕沒說出什麼無恥的話。沒有，他們所說的是對於那些還沒結婚

的人的計劃，或是故鄉某人結婚時發生的可笑的故事。有時他們也帶着一聲大笑說出一種稍稍過於直爽的對於愛的快樂的

暗示。可是愛情在受着這樣磨鍊的人們看來，始終是一種正當的東西，即使用放縱的言詞說出，它也還差不多是貞潔的。

這之間，因爲另一個叫做堯恩（這是一個被勃達涅人念作堯恩的名字）沒有下來的緣故，西爾維斯特覺得厭煩了。

「真是，堯恩在那兒去了呢？始終在那上面工作着嗎？爲什麼他不下來參與一下他們的節慶呢？」

「可是一會兒就是午夜了，」船長說道。

說完他便站直起來，用頭舉起木蓋，以便從那洞口去叫堯恩。於是一種非常奇特的亮光從上面落了下來。

「堯恩！堯恩……喂！「人」啦！」

「人」從外面粗莽地答應着。

而那從暫時半開着的木蓋溜進來的亮光，是那樣淡白，簡直像是白天的光一樣。「一會兒便是午夜了……」可是這亮光

却確乎像是太陽的光，像是一種由許多神祕的鏡子從極遠的地方反射過來的澄明的陽光。

洞又蓋上了，室內仍舊給夜佔據着，小燈重又閃出黃色的亮光，大家聽到「人」穿着粗笨的木鞋走下扶梯。

他進來了，因爲異常高大的緣故，他不能不像一隻大熊似的彎作兩段。他起初因爲鹽水的激烈的氣味，捏着鼻子做了一個

怪臉。

他是稍稍超過了普通人的身量，特別由於他那像木頭一樣挺直的脛骨；當他正面向人時，在那藍色毛繩衣底下凸現出來的他那兩肩的筋絡好像兩隻分置在他的手臂上的球一樣。他生着一雙具有野蠻而又雄偉的表情的，非常靈活的褐色大眼睛。西爾維斯特出乎愛憐的伸出兩臂，像小孩子似的把這堯恩拖近自己；他是他妹妹的未婚夫，他把他當作大哥哥一樣看待。另一個便帶着一種撒嬌的獅的神情，任他愛撫，同時報以一個露出潔白的牙齒的微笑。

在他的嘴裏有着比較寬裕的地方來安頓的牙齒，疏疏地排列着，現得每顆都是很小的樣子。他的金粟色的鬍子，雖然從來沒有剪過，但却很淺；這鬍子在那有着優婉的輪廓的嘴唇上面，非常緊地捲成整齊的兩撮，隨後却在兩端，在他的口的兩個深角上散亂起來。其餘地方的鬍鬚都剃得乾乾淨淨。他那紅豔豔的兩頰上祇有着一層新鮮的絨毛，正像從沒給人觸過的果實的絨毛一樣。

當堯恩坐下了時，大家便重新斟滿酒，把那兒習水夫叫來裝上煙斗，並給點燃起來。

這種點燃煙斗的工作，在這兒習水夫是和自己抽兩口煙一樣。這是一個強健，圓臉的小孩，是這些彼此都有點親戚關係的水夫的遠親；在他的相當吃力的工作以外，他是這船上嬌縱着的孩子。堯恩叫他在自己的杯裏喝了一點酒，隨後便打發他再去睡了。

這以後，大家重又提起那關於結婚的重要的話題。

「那麼你呢，堯恩？」西爾維斯特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喝你的喜酒呢？」

「你不害羞嗎？」船長說，「一個像你這樣高大的，有了二十七歲的漢子，還沒結婚！年輕的姑娘們看見你時會怎樣着惱呢？」

他却現出一種非常輕視女人的樣子，搖着他那可怕的肩膀回答道：

「我的婚禮嗎，我是隨便什麼時候都可舉行婚禮的；這看情形怎樣。」

他剛剛度完了他那五年的兵役，這位堯恩是在艦隊上當砲手時，學會說法國話並使用懷疑的言辭的。——這當兒，他開始敘述他最近經過的，那像是持續過半個月久的結婚。

這是在朗特和一個歌女的事情。有一天晚上，由海上轉來的他，帶着薄醉走進了一家遊藝場。門口有一個女人出賣每架一路易（二十佛郎）的巨大的花束。他買了一架，却不知道要怎樣處置。隨後當他走到裏面時，便立刻把他的花束盡力對着在台上歌唱的女人擲去。——這一半是一種突發的告白，一半却是對於那在他看來採得太紅的着色傀儡的嘲諷。那女人當時竟被他的花束擲倒了；隨後呢，她差不多將他熱愛了三個星期。

「並且，」他說道，「當我走的時候，她還把這金鏤送了給我呢。」

於是，爲使大家看到那鏤起見，他把它當作一件毫無價值的玩具似的擲在台上。

這事是用着一些粗魯的話語和他個人特有的比喻敘述出來的。但這種文明生活的平常故事，對於這班周圍當有着海的深沉的靜寂，有着那給人以北極的殘夏之想的，從頂上瞥見過的午夜的光的原始的人們，是非常聽不入耳的。

並且堯恩的這種舉動頗使西爾維斯特難過，兼叫他感着驚異。他是由他的老祖母——卜洛巴茲納列克村的一個漁夫的寡婦——在尊重聖禮的寮圍中養育大的純潔的孩子。頂小的時候，他便每天和他祖母一路到他母親的墳前跪着作一番祈禱。從那位置在斷岸上面的墓場，他可以遙遙地望見他父親以前遭難沉沒了的英吉利海峽的灰色的波濤。——因爲他祖母和他都沒有錢，他很早便得航海捕魚，他的兒童時代是在海上度過的。他現在每晚還做着禱告，他的兩眼還保有着一種宗教的純真。他也生得漂亮，除掉堯恩，他可算得這船上長得最好的人。他的喉嚨非常溫和，他那小孩子的音調是和他的高大的身材，黑色的鬚髮，現得稍稍不相稱的。因爲他長得非常迅速，他差不多因爲突然變得這樣高大而感着幾分困惑。他預備不久便和堯恩的妹妹結婚，可是他至今從沒接受過任何別的女孩子的引誘。

在船上，他們總共祇有三個鋪位。——兩人共一個——因此他們每晚分作兩班，輪流着去睡。

當他們完畢了他們的宴會——爲着他們的保護神聖母升天節舉行的宴會——時，已經稍稍過了午夜了。他們裏面的三個人便溜到那像墳墓一樣的黑而小的鋪位上去睡，其餘的三個便回到甲板上去繼續那中斷了的重要的釣魚工作；上去的是堯恩，西爾維斯特，和一個名叫基約姆的他們的同鄉。

外面天是亮的，永遠是亮的。

可是這是一種什麼也不像的，蒼白而又蒼白的亮光；這種亮光和消失了的太陽的反射一樣，懶洋洋地照在物象上面。他們的身邊立刻展開一片沒有任何顏色可以形容的無窮的空虛，並且除掉他們的船板外，一切都像透明的，難以觸知的，荒唐無稽的樣子。

肉眼幾乎連海都瞧不出來。一望望去，這像是一種沒有任何影像可以反射的顫動的鏡子；再看過去，又像是變成了一片瀾漫着霧氣的平原——再過去呢，再過去便什麼都沒有；這是既沒有邊際也沒有輪廓的。

空氣的濕潤的涼味，比真的寒冷還要凜冽，還要侵人肌骨，並且，當呼吸着這種空氣時，可以聞到很厲害的鹽味。一切都寧靜，雨已沒有再下了；天空有着一些不成形狀且沒有顏色的雲，彷彿在包藏着這不可名狀的潛在的亮光一樣；人們可以看得見東西，但同時又覺着是在夜裏，並且這一切東西的蒼白，沒有任何色差可以稱呼。

立在那兒的這三個漢子是從小便在這寒冷的海上，在他們那和幻影一樣模糊而又昏昧的影繪裏面生活着的。他們長日瞧着這無限的變化在他們那狹小的板屋周圍演着，他們的眼睛已經像海洋上的大鳥的眼睛一樣把這景象看慣了。

船在原處慢慢搖擺着；老是發出那同樣單調的，像由一個睡了的人在夢中反覆念着的布勒達涅地方的歌曲一般的歎息。堯恩和西爾維斯特很快地便預備好了他們的釣鉤和釣絲，而另一個則開了一桶鹽，並磨快他的大刀，坐在他們後面等待着。

這是不消等待好久的。他們剛剛把釣絲投在寧靜而又寒冷的水中，便立刻釣着了沉重的，和鋼一樣閃亮的，灰色的魚。於是活跳的鱈魚，接二連三地被他們釣了上來；這種沉默的漁業是迅速而又沒有間斷的。另一個便用着他的大刀將魚剖開，弄平，洒上鹽，計着數目，於是那當他們轉去時，可使他們獲得厚利的鹹魚，便濕淋淋的，新鮮的，在他們身後堆積起來。

時間是單調地過去了，亮光在外界那空漠而又廣大的天地慢慢地變化起來；它現在像是比較真切了。以前是灰白色的薄暮，是一種極北地的夏季的黃昏，現在却沒有黑夜的間隔便變成了曙光似的光景，被所有的海的鏡反射成一條條的薔薇色的漪瀾。

「你確是應當結婚的，堯恩！」西爾維斯特這回把眼睛凝視着水面，以一種非常嚴肅的口調突然說。（看他的樣子，他似乎知道布勒達涅有什麼女郎受了他那大哥的棕色眼睛的誘惑，可是他沒有胆量說到這嚴重的問題上去。）

「我嗎……對啦，最近期內我便會結婚的。」堯恩微笑說，老是現出輕視的樣子，轉動着他那雙靈活的眼睛，「但不是和故鄉的任何女人，而是和海結婚，並且那時我會把所有在這船上的人，都請去參加我的跳舞會……」

他們繼續釣着魚，因為時間是不當消解在談話上面的。他們正處在一個無限大的魚羣當中，一個經過兩天還不會過盡的移動着的魚羣當中。

前一個晚上，他們大家都不會睡，在三十小時間，他們釣到了千尾以上的非常肥大的鯊魚；因此他們的強壯的手臂也疲倦了，他們都昏昏睡着了。當他們的身體還醒着，並且機械地繼續着那釣魚的動作時，他們的精神却時時飄浮在熟眠的境界。可是他們所呼吸的大海的空氣，是和世界剛剛創造出來的時候一樣潔淨，並且是那樣的使人興奮，因而他們雖是疲倦，但還覺得肺臟膨脹，兩頰新鮮。

朝晨的亮光，真的亮光，終於到來了；像在渾沌初開的時候一樣，這亮光和那彷彿堆積在地平線上的，並且成爲沉重的塊團，停在那兒的黑暗分離起來；因為現在可以看得那麼清楚，他們便知道已經脫離了黑夜——並知道以前的亮光是夢一般的模糊而又奇特。

在這被雲遮蓋着的天空，正像開在圓屋頂上的窗洞一樣，這兒那兒隨處有着一些裂口，從那些裂口裏透進了許多微紅的銀色的光線。

底層的雲排成一條濃黑的帶子，包圍着所有的水，使得遠處充滿了黑暗和隱昧。這些雲使人覺得空間是被封鎖了，是被加上了一條界限；這些雲像是一些遮在無限之前的宿帷，像是爲着掩藏那些足以擾亂人類想像的太大的祕密而張開來的帳幕。這天早上，在這載着堯恩與西爾維斯特的小小的木板釘成的船的周圍變動着的外界，現出了一種包羅萬象的樣子；它排列成教堂的模樣，而由這穹窿形的殿宇的裂縫露進來的光束，擴張起來反映在死寂的水面，正像反映在寺院的大理石的前庭一樣。隨後呢，在很遠的地方又漸漸地出現了另一種不可思議的景象：一種高聳的薔薇色的凸凹的切口，那即是暗鬱的冰島的海岬……

堯恩和海的結婚……西爾維斯特一面釣魚，一面思索着這事，却再也不敢說出什麼了。他聽見堯恩把結婚的神聖的儀式

當作嘲弄的話頭，不免黯然；並且因為他是迷信的人，這事還特別使他感着恐懼。

他多時以來便在想着這事，想着堯恩的婚事。他曾夢想他和歌志·麥維爾——潘保爾的一個金髮的姑娘——結婚，而他是高興在動身去服役之前，看到他們舉行婚禮的。瞧着這歸期無定的五年的流放，不可避免地一天迫近一天，他不覺難受起來……

早上四點鐘，在下面睡着的其他三個男子一同上來和他們換班了。他們還帶着幾分睡意，一面盡量呼吸着寒冷的大氣，一面跑上來穿好他們的長靴。起初因為受不住這一切蒼白的光線的反射，他們都把眼睛閉緊着。

於是堯恩和西爾維斯特把一些硬麵包當作早餐很快地吃着；他們用槌子將那些麵包槌開以後，便放在口裏很響地嚼着，因為那些麵包硬到那樣地步，他們不覺笑了起來。他們一想到立刻可以下去睡覺，可以非常暖和的睡在他們的床鋪裏，他們便完全恢復了以前的快樂。於是互挽着腰身，踏着一首舊歌的拍子，搖搖擺擺地跑到了艙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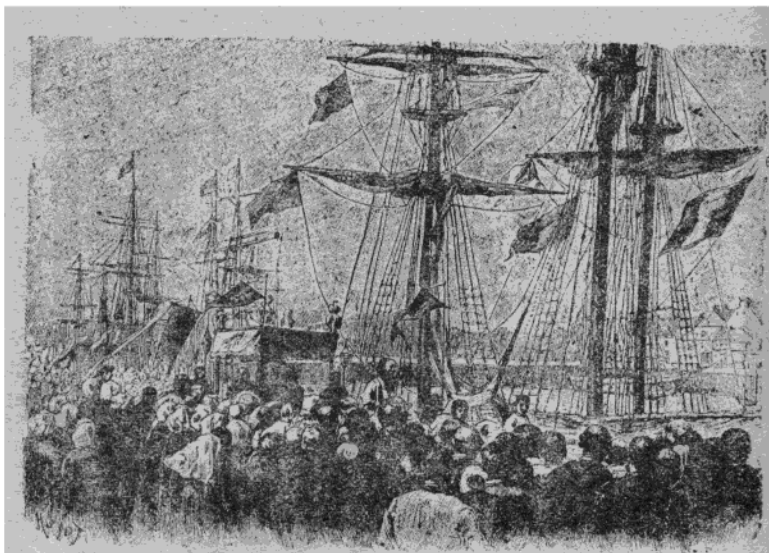
在從這洞口降落之前，他們停下來和船上餓着的一隻名叫土耳其的狗玩着。這是一隻還很幼小的，有着四隻粗大，拙劣而又稚氣的脚的紐芬蘭產的狗。他們用手去玩弄牠，而狗便和狼一樣咬嚼他們，結果竟將他們咬痛了。於是堯恩那變動的眼睛裏現出了怒容，用力地將牠一推，使得那狗伏在地上叫了起來。

堯恩這人的心是好的，可是他的性情有點兒蠻橫，當祇有他的肉體在活動的時候，溫柔的愛撫，在他身上也常常近乎粗野的暴行的。

二

他們的船叫作「瑪麗」，船長是格爾麥。這船每年要到夏季沒有夜晚的寒帶地方來從事危險的大漁業。

「瑪麗」是和它的守護神陶製聖母像一樣古舊了的。有着橡樹椎骨的厚實的側面已經擦壞了，生有繡紋了，浸着濕氣和鹽水了；但它却還健康而且強壯，發散出刺鼻的柏油的氣味。靜止的時候，因為有着那樣粗大的肢體，它現出一副笨重的樣子，可



懸旗結綵準備開往冰島的船

是當刮着強烈的西風時，它便像給風吹醒了的海鷗一樣，恢復了它的輕快的體力。那時它便有着它獨有的破浪前進的姿態，它比許多用近代技巧製造出來的新船還要敏捷。

至於他們，那六個漢子和見習水夫，他們都是冰島人（散佈在潘保爾和特內基耶一帶的一種勇敢的航海人種，他們代代相承地從事於這種漁業。）

他們差不多從來沒有在法蘭西度過夏季。

每年冬季將完的時候，他們便和別的漁夫一同在潘保爾港受着出發的祝禱。爲這節日，埠頭上年年搭着那相同的祭壇，這祭壇是做一個岩窟的樣子搭成的，壇的中央供着水夫的守護神，那溫柔而又冷靜的聖母，四周則陳列着錨，槳，漁網一類的東西。爲着這些水夫由教堂邊到埠頭的聖母，無論在什麼時代，都以那同樣的沒有生命的眼睛，瞧着這次可以得着好的收成的幸運兒，——和另外的，那些一去不再轉來的不幸者。

聖禮式由一隊妻子，母親，未婚妻，姊妹等組成的迂緩的行列簇擁着，在埠頭上兜一個圈子。所有懸旗結綵準備開往冰島的船，當行列經過的時候，都用旗子行着敬禮。牧師停立在每一隻船前，口中念念有詞的做着祝禱的樣子。

隨後，這些船便像一個艦隊似的一齊開走了，使得全境幾乎沒有了丈夫，情人和兒子。乘組員在漸行漸遠的當兒，一齊放開喉

隨以一種顫動的聲音唱着海的守星瑪麗的讚美歌。

每年都是這同樣的出發的儀式，同樣的訣別。

隨後，重又開始了大洋的生活。四五個粗魯的男子，在北極海的寒冷的水中，在一些搖動的木板上面，度着與世相隔的生活。直到現在，他們是年年回來了——海的守星聖母會一直保佑着這取着她的名兒的漁船。

八月杪是這些冰島漁船歸還的時期。可是「瑪麗」照着許多冰島人的辦法，祇在潘保爾靠一靠，隨後便開往那可以銷去它的貨物的加斯哥涅灣，再後又開往那些可以購到下次出漁時所用的鹽的有着鹽田的砂島。

在這些還被太陽晒暖着的南國的海港，短期間內便佈滿了這類強壯的，渴於快樂的，被殘夏，溫暖的空氣，大地和女人所醉倒了的水夫。

隨後，他們便和初來的秋霧一同回家了。他們回到潘保爾或散佈在哥愛洛一帶的茅屋裏，暫時幹着家族，戀愛，婚姻，誕育一類的事情。他們差不多每年回來都可以看到一些前年冬季懷孕的，現在却在等着一些教父到來以便領受洗禮的嬰孩——這被冰島吞噬的漁夫的種族是需要很多嬰孩的。

三

這年六月，一個晴朗的星期日的傍晚，潘保爾有兩個女人正在聚精匯神的寫着一封信。

還是在一張大窗戶前面的事情。窗戶打開着，那用舊而厚的花崗石鋪成的窗檻上，排着一列花盆。

俯向桌上的兩個女人，都像是年輕的樣子；一個纏着一塊非常大的舊式的頭巾，另一個則纏着一塊很小的，潘保爾的女人採用着的新式的頭巾。「這是兩個害着相思的女人，」有人會這麼說，「在共同給一個漂亮的冰島人草擬一封溫柔的信啊。」

那授意的女人——纏着大頭巾的一個——抬起頭，尋思着她要寫的事情。嚇這是一個年老的，非常年老的，雖然圍着小小的褐色的披肩，從背後看來現着年輕的樣子，實際却是一個完全衰老了的女人，一個至少上了七十歲的老祖母。像有些鶴

髮童顏的老頭子一樣，這有着微紅的雙頰的老女人也真還使人覺得漂亮嬌豔。那在額上和腦頂上現得很低的頭巾，是由兩三個寬大的紗作的尖角拚成的，那些尖角彷彿一個逃脫一個似的，垂在額根上。她那可敬的容顏嵌在這有着宗勃氣味的白色的皺褶裏，現得非常適當。她的溫柔的眼睛充滿着貞淑的氣分。她已沒有牙齒的痕迹，什麼都沒有了，當她笑的時候，她露出一列小孩子似的圓形的牙齦。她的下巴雖已變得像「木鞋尖」（正像她自己平時所說的一樣），但她的側面並沒有十分受着歲月的磨損；現在還可以看出她的臉孔以前定和教堂裏聖女們的臉孔一樣端正、明媚。

她一面向窗外瞧着，一面在思索着，看還有什麼事可以告訴她的孫兒，使他高興。

真的，在潘保爾這一帶地方，再沒有第二個像她一樣和善的老太婆，能够在一些毫不相干的事上，或甚至憑空找到那樣有趣的話來說。在這封信裏，她早已說過三四個可笑的故事了，——但却一點惡念都沒有，因為她的靈魂是非常純良的。

另一個看見她想不出什麼話來，便細心地寫着地名：

「冰島海面，列卡威克附近，「瑪麗」船上，船長格爾麥轉莫安·西爾維斯特君收啟。」

隨後，她也把頭抬起，問道：

「完了嗎，莫安奶奶？」

這一個却非常年輕，可愛地年輕，這是一張二十歲的臉孔。她有着全是金黃的頭髮，——在這居民都是黑髮的布勒達涅的一角，這顏色是非常稀少的；全是金黃的頭髮，再加上兩顆有着麻灰色的眸子，和近乎黑色的睫毛的眼睛。同她的頭髮一樣金黃的眉毛，好像在當中再描了一條更紅更濃的線似的，露出一種強毅的表情。稍稍短促的側面，現得非常高貴，而那從額頭一直劃下來的鼻子，正像希臘人的鼻子一樣，長得十分端正。一個深刻的生在下嘴唇底下的笑靨，使得那周邊更加嬌媚——而當她沉思什麼時，她便常常把她那排潔白的上齒咬着她的下唇，使得薄嫩的皮膚上留下細長的紅印。在她那整個輕盈的體態中，却有着一種從她的祖先，勇敢的冰島的水夫傳下來的驕傲和嚴肅的氣分。她的兩眼有着一種同時固執而又溫和的表情。

她的頭巾是紮成貝殼形的，起初差不多像一條帶似的緊貼在額上，隨後，兩端高高翹起，露出那在耳上結成蝸牛形的厚厚的髮辮——這是一種從很古的時候傳來的，至今還使潘保爾的女人現出一種過時模樣的梳法。

她顯然是在一種和這窮苦的老太婆完全不同的環境裏養育大的。這老太婆雖被她叫作奶奶，但其實不過是一個經歷艱苦的疏遠的祖姑輩罷了。

她是麥維爾先生的女兒。麥維爾先生以前也是冰島的漁夫，後來却以種種大膽的海上的企業發財了，這是一位多少有些海賊嫌疑的人物。

剛才她們在寫着信的漂亮的房間，即是她的房間。房裏有一張全新的，在都會裏面時行着的床鋪，床上懸着鑲有花邊的羅帳；厚厚的牆壁上糊着淺色的紙，減去了花崗石的凸凹不平。天花板上有一層白粉蓋沒了那可以使人看出這房子是舊式建築的巨大的桁梁——這確是一座寬裕的中流人的住宅。這房子的窗戶對着那作市場兼舉行「赦免祭」的，潘保爾的古舊的灰色的廣場。

「完了嗎，伊文勒奶奶你再沒別的話和他說了嗎？」

「沒有了，我的孩子。祇請你添上一筆，說我問候高沃家的孩子。」

高沃家的孩子……換一個名字即是堯恩……她變得滿臉通紅了，這漂亮的驕傲的女兒，當寫着這名字的時候。她細心地把這名字添在信尾以後，便站起身轉過頭去，好像瞧見外面廣場上有着什麼非常有趣的東西似的。

站起來的時候，她是現得很高的；她的身體和一個都雅的女人的身體一樣，襯在一件大小非常合身的，沒有留下一點繃褶的短衫裏面。她雖然纏着頭巾，却具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她的兩手因為從來沒有做過繁重的工作，生得非常白淨，但却並沒世間公認爲美的那種病態的纖瘦。

實際，最初當她還是小妮子歌念的時候，她也曾赤着脚在水裏奔跑，那時她既死了母親，在她父親往冰島去了的漁期，她是差不多成爲被人拋棄的孩子了；她那時是美麗，紅潤，沒有修飾，任性，偏執，在海峽的烈風中強壯地長成起來的。她那時被這貧苦的莫安奶奶收養了，當莫安奶奶到潘保爾的什麼人家去做苦工時，便把西爾維斯特交給她照顧着。

而這小女兒對於那被交託給她的和自己僅僅相差十八個月的孩子却顯示了一種小母親的熱愛；她有着一頭金黃的頭髮，那孩子却有着一頭黑髮。她是活潑而又任性的，那孩子却溫從而又逗人愛憐。

當她長大了的時候，她並沒受着財富和都會的眩惑，忘掉這段幼年的生活。那時的情形正如一個粗野的自由人的遷步，正如一個模糊而又神祕的時代的回憶一樣浮上她的心裏。——她回憶中的砂灘是比現在更加廣大的，海岸也當然是更加巍峨的……

等到她還祇五六歲的時候，她那已經從事買賣船上的貨物的父親，手邊寬裕起來了，起初把她帶到聖勃里耳，隨後便把她帶到巴黎。——於是她由小妮子歌志變成了一個高大端莊，有着嚴肅的眼光，「瑪格里特小姐」了。雖和被人拋棄在布勒達涅砂灘上時的情形不同，但却仍舊有些放任的她，還保有着兒時固執的性情。她所知道的關於人生的事情，是沒有經過任何選擇，完全憑着偶然的機會給她知道的；可是一種天生的出羣的自尊心監護着她。她常是採着大膽的態度，當面對人說出一些使人吃驚的過份直爽的事情。她的美麗明澈的眼光，也不常在青年男子的視線底下低伏下來；可是她的眼光是那麼誠實，那麼冷淡，被她瞧着的男子絕不能有所誤會，他們可以立刻看出對方是一個心和臉孔一樣清新的，規矩的女孩。

在這些大都會裏，她的衣服比她本人變動得厲害多了。她雖然還保有着那一班布勒達涅女人不易離去的頭巾，但却很快地學會了另一種穿衣的方法。以前做着漁家女兒時自由慣了的，那循着在海風裏面萌發了的美麗的輪廓長大起來的她的身體，現在却以小姐們用的長緊身將腰部緊束起來。

每年，她和她的父親一路轉回布勒達涅一次，——像那些海水浴客一樣僅在夏天轉來，——暫時再尋着她過去的回憶和她的歌志（在布勒達涅土話裏有着和「瑪格里特」一樣的意思）的舊名；因得好奇的作用，她也許有點兒想要看到那些時常被人提及的，而却從來不在那兒的，並且每年總有幾個長逝不返的冰島漁夫；她隨處都聽到人家談着那在她彷彿是一個遠處的深淵似的冰島——而現在她所愛的人兒便在那邊……

隨後，有一天，因着她父親一時的豪興，她便被永遠帶回了這漁夫的國度。她父親是想要在那地方了結他的餘年，並像闊人一樣住在遺潘保爾的廣場上的。

那貧苦但却清潔，和善的老祖母，等她把信重念一遍並將它封好之後，便向她道謝着動身回家去了。她住得相當的遠，她住



過經前門的人情ของเธอ從打她

在下洛巴納列克鄉入口，一個位置在海岸上的小村裏。她還住着她自己生下來的，她在那兒養了孩子並抱過孫兒的茅屋。

當她經過市內時，她回答着許多人的招呼：她是那地方的最老的女人之一，她是一個勇敢而又受人尊敬的家族的殘留者。

雖是穿着一些不能再穿的，縫補過的破衣，但因為異常整齊和周到的緣故，她竟還現得幾乎像是穿得很好的樣子。她一直披着這褐色的，潘保爾地方流行的小披肩。這披肩是她的裝飾物，六十年來，她那大頭巾的紗作的尖角，一直垂在這披肩上面；這是她結婚時用的披肩，以前是藍的，當她的兒子畢爾結婚時，她將它染了一次，從那時起，她便祇在星期日用一用，所以至今還可以堂皇地披着見人。

她一直挺直身子走路，一點也不像是老太婆；實際，她雖有着稍稍挺出的下巴，但憑着這雙溫和的眼睛，這副婉緻的側面，人家是還會覺到她生得漂亮的。

她非常被人尊敬，這事單從路上有許多人和她招呼一點便可看得出來。

回家的時候，她打從她的「情人」的門前經過。這是一個以前熱愛過她的老頭兒。他的職業是細木工人。他已經八十歲了，現在當他的兒子們在工作台上削着什麼時，他便閒坐在門